

好家风

从小事做起

我很小的时候,父亲就常常对我说:“饭要一口一口地吃,慢慢地去咀嚼,才会品出味道来,才会有助于消化吸收,千万急不得。”作为农民,父亲还常说:“种庄稼要按照程序,注意从细节做起,像耕耘、施肥、播种、灌溉、打药、除草等,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。”

在父亲的熏陶下,我做事时往往从点滴做起,能沉得住气,不急躁,不冒进。上小学后,我每次打开语文课本,从学习汉语拼音到读写汉字,都是认认真真,一丝不苟,从横竖撇捺折中去把握汉字书写的笔画顺序,努力做到每天进步一点点。由于我从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,所以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,为日后的成长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记得在学习小学算术应用题时,我感到很棘手。这时,我

去求教于父亲。父亲说:“应用题对大多数人来说,确实比较难,但一旦抓住其中的规律,就会迎刃而解。你遇到这种情况时,要先静下心来思考,想想解决的办法。”不久,父亲给我借来一本《算术千题详解》。应用题中的行程问题、工程问题,一向都是比较抽象的,为了化抽象为具体,我学会了“数形结合法”,将其中隐含的数量关系挖掘出来。就这样,我演算了一道又一道题目,不厌其烦地坚持下去,终于能运用自如了。

考入中学后,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个小目标。譬如,今天要背诵哪篇课文,明天要演算哪些数学题,后天要写出一篇怎样的作文。心中有目标,学习才会有动力。慢慢的,我的各门学科齐头并进,无论是期中考试、期末考试,还是学科竞赛,

我的成绩总是在班内遥遥领先。一个个小目标的实现,让我渐渐有了更大的动力。

1985年秋,我考上了大学,进入数学系学习。《数学分析》是大学数学专业的主要课程,为了丰富学习内容,我委托老师从青岛新华书店买来一本前苏联数学家吉米多维奇的《微积分习题精选精解》,每天演算几道题,坚持每天都去做,很快就领会了其中的奥妙。为了开拓视野,我还从学校图书馆借来数学方面的书籍,一页页地进行研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的学业成绩格外优异。

大学毕业后,我成为一名人民教师,依然坚持从基础课程开始,从平凡小事做起,还将教书、读书与写作统一起来。在工作中,我不断进行反思,坚持撰写教学日记和论文。量变终

于促成质变,2014年10月,我成功地出版了学术专著《读书点亮教育人生》,同年晋升为中学副高级教师。

良好家风,代代相传。一对儿女在我的熏陶下,也从小学起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。从点滴小事做起,严谨而又扎实,学业成绩始终保持优良状态。如今,女儿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,儿子成为一名央企员工。参加工作以来,他们始终保持往日的好习惯、好作风,不骄不躁,各项工作都能出色地完成。

万丈高楼平地起,一砖一瓦皆根基。坚持从小事做起,就能让生命在创造中焕发熠熠光彩。

许培良/文
编辑提醒:本版长期征集“好家风”稿件,要求通过故事体现好家风在两代甚至几代人之间的传承。

育孙歌谣

小知了

康昌清

小知了,又名蝉,经常来把才艺炫:夏季为我狂欢日,高音歌手我占先。小知了,听真言,做事莫要走极端。骄傲自大不可取,当知夏后又秋寒。

祖孙之间

学着工作

小孙女不到两岁,常常看着她爸爸坐在电脑前,或手指按键盘,或在纸上写点儿什么。小孙女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

一天晚上,小孙女要求坐到电脑前的椅子上。我把她抱了上去,幼小的身体刚比桌子高出一点儿。小孙女一只小手攥着签字笔,用稚嫩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轻声说:“工、作。”

随后,小孙女用签字笔在纸上画道道,一边画还一边说:“工、作……”不一会儿,她又用另一只小手按键盘,并发出稚嫩的声音:“A、B、C、D。”

我们听着小孙女的话,瞧着她的动作,像是要工作的样子,被逗得哈哈大笑。

王少青/文

彩礼

前些日子,一位中年朋友跟我说:“儿子订婚,女方家要的彩礼过多,挺让我不满意的,可又没办法,我和老伴得给儿子多拿点儿钱了。”这位中年朋友满脸都是无奈。

近日,我从手机上看到一段视频,也是订婚的场景,女婿送去12万的彩礼,丈母娘只收了1万,说:“婆家是农民,靠种地为生,不容易,意思意思就行了。我是嫁女儿,又不是卖女儿。”这位丈

母娘可谓明事理之人,传递着爱与善良。于是,我想到了宋末元初书画家赵孟頫的诗句:“东邻有一女,西邻有一儿。儿年十五六,女大亦可笄。财礼不求备,多少取随宜。”先人对彩礼的心态很值得今人学习,“多少取随宜”,不就与那位丈母娘说的彩礼“意思意思就行了”的观点相近吗?

要彩礼尽管有诸多理由,但彩礼过重,是一种让人难以承受的负担。
秦连鸣/文



聊不完的知心话

郑双宝/作

我的老邻居

我的邻居是一对恩爱老夫妻,老两口都80岁了,老太太姓余,满头白发,走路蹒跚,看起来挺精明,人很善良,每次蒸包子都爱给我家端一碗。她老伴老吴不爱吭声,用老余的话说,老伴是头“倔驴”,闷闷的,敦厚老实。

我一直觉得他们身体状况挺好的,但有一天睡梦中,我听到救护车的喇叭声,老太太突然发病,车把老太太拉到了医院。临走时,我看到老吴跌跌撞撞地去拉她的衣袖,心里有些酸楚。

他们家三个子女都很孝顺,轮流在医院照顾老太太,老吴被留在了家里。子女去医院前,特地托我们家照顾一下老爷子,老爷子年龄大了,还患有老年痴呆。

我和妈妈去隔壁看老吴,只见他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他老伴的名字。我内心颇为震撼,他已经糊涂了,身边的人基本认不清谁是谁,但唯独记得老伴的名字。



传授技艺

张晓芹/摄

我妈妈握着他的手说:“吴叔,余姨在医院,过两天就回来了。”老吴流下了眼泪,声音颤颤巍巍地说:“等她回来了提前跟我说,我给她蒸鸡蛋羹。”妈妈知道老余的情况不太乐观,但仍然安慰老人,让他看开一些,一切都会好的……

后来的某一天下午,老太太病重告危,老吴被接到医院去见老伴最后一面。我不知道当时的情景怎样,只知道老吴再回家时,宛若丢了魂一般。

之前老余耳背,但老吴听力正常,他俩总因为看电视声音大小而吵架。老余去世后,我们再去看老吴时,只见他独自坐在电视前,电视的声音依旧放得很大,或许只有这样才显得家里热闹一些吧。老吴穿着老太太常穿的马甲,孤零零地望着窗子,双眼无神,桌上放了一打纸,一支钢笔,纸上写满了老伴的名字。

我心如刀绞,很难想象相互陪伴了几十年的夫妻,一方先走,另一方要怎样生活,如何与孤独终日相伴。

后来又过了半年,某天晚上,老吴在睡梦中也走了。我想,老吴终于解脱了。我特别期望,这个世界上有个叫天堂的地方,能够让他们团聚。

他们家空了半年,每次路过时,我都觉得心里空荡荡的。有一天,我要出门时,他们家忽然同往年一样,溢出香喷喷的包子味。在那一瞬间,我觉得老太太又回来了,过会儿还会来我家送一碗蒸好的大包子。我正想敲门,他们家的门开了,老吴的儿子端着一碗包子,正要往我家送。顿时,我的泪水溢出眼眶。
黄泊帆/文



杜红 任明华作